

诗词

行走

立秋

王家富

夏去秋来白露生，炎威渐敛热风平。
田铺稻菽浓阴叠，池拥菱荷香气盈。
酷日耕耘怜稼穡，清秋俯仰阅枯荣。
闲庭静卧星河浅，促织声声夜到明。

火车行思

苏天真

白色长龙，来自乡野深处，一字长阵，像一条洁白的丝带，系住城乡的温暖，系住出门人的脚步，系住千里万里之外游子的心。你见过山的险峻，海的浩瀚，却未必见过火车在光影交错中驰骋，开往江南的春天。火车在大地上穿行，从来不曾像人一样无精打采。它在大地行走，诗意而浪漫。得之于天，行之于地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因形就势，轨道总是完美地融入大地。

绿皮火车，仿佛专为尘封的上世纪九十年代而织就。坐上这辆绿皮火车，我常去往省城，再辗转而归。记忆里，它起初崭新，我也青涩，满怀幻想。曾在一个春末，乘它去往江南一座城，车厢里响起卡带音乐，有个女孩与同伴打闹，忽然喊道：“对，就是这个！”我望见她并不算好看的脸上蓦地泛起羞涩——是《盛夏的果实》。我倏然意识到，美也可以这般模样。一路所见，多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穿搭与发型，面庞素净，眼神沉静。我在众多目光里，瞥见一位初中同学。

他远远坐在对面，低着头。我们在同一站下车，临下车时，我轻拍他的肩膀，他才恍然看见我。他一脸疲惫，话语寥寥，寒暄几句便各自离去。这时我发觉，脚下的路新了，两旁的站房更高大了——我惊讶于这变化，分不清是我变了，还是这里变了。

等待时，时光总是缓慢。如今火车呼啸，带走我许多旧日记忆。山、桥、隧道相连，世界愈大，路途便成了地球村。过年之后，年轻人都乘火车远行，只留下一老一小。老人望着火车远去的方向，他的儿女正是坐着火车，从田间地头走向远方。他日日看火车，或许从未坐过？他不愿离开故土，早已像庄稼一样，扎根在这片土地上。

年华老去，人生豁然清晰。那些轻易的别离，如烟的往事，再也寻不回。毕业后，火车把我载到这座被称作“霸都”的城市，一待便是一生。职称晋升走完，我的中年也悄然逝去。有位自视甚高的编委郑重地拍着我的肩说：“尽管你达到正高条件，但我仍不同意。你还年轻，晋升后或许会躺平，不再在业务上用功。”按他的逻辑，我是占了便宜的。我不曾开口恳请高抬贵手，却敬重他的坦诚与直率。敢于直面直言，大抵与个性和当时的氛围相关。每个人都有待人处事的尺度，这份尺度，不因世俗纷扰而动摇。我恍然发觉，许多功成名就之人，都错失了生命里最本真的部分——那些细碎、简单，温暖如阳光下旷野般的平淡时光。

隔着车窗，望见骄阳下耕作的老人。绿色田野间，他在播种春天。火车沿着崖壁驶向天际，此外，便是星辰的沉默。

车身携风穿过江底，将湖水分隔两半。江与湖，在隧道与高架间流转。《诗经》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的意境，在满江满湖的浪涛里，被万顷芦苇托举着月光般的花絮，漫无边际铺展，与银白的车身连成一片白花花的海洋，又如波浪奔涌，从大地直抵天宇。火车载着多少岁月奔跑！天与地，还有时光。历史，最适合把生命过往，放在复兴号上，一路向前。

品读

拾读汪立伦

张建春

汪立伦的散文集《岁月有痕》出版发行，祝贺之余，自是认真品读。立伦的文字十多年前我就读过，常为其间渗透的诡异之美而感动。文字的美、故事的美、细节的美，美在立伦的文字里攀援，如一根农家田埂上的藤子，一步一步地向前拱动，散叶、开花、结果，叶是绿的，花是香的，果是甜的，然后又默默无闻地和荒草、野蒿为伍，让你进入时，一不小心捧出硕大的惊喜来。

藤普通，也就是南瓜藤、葫芦藤、西瓜藤、山芋藤、金银花藤、打破碗花花藤、扶芳藤，甚至是巴根草藤、鸡矢藤。这些藤卑微，上不得台面，但它们深扎于泥土之中，用深情和泥土对话，叶长在亮处，花开在明里，花香而坐果，从不开谎花。立伦的文字是游走的藤，是在多维度的时空里游走的藤，藤匍匐或跃起，既空灵又实在，充满了本真和元气。

十多年前和立伦不熟悉，见过一两次面，也不记得可小酌两杯了。但一朋友给我介绍立伦，说他是“用文字作为锄头耕耘的人”，这句话我记得牢牢的。那时立伦的文字常在报刊上发表，多是不长的诗意充沛的文章，我总是留存着阅读——文美见才情，心中便有了深深烙印。我也是喜欢文字的人，偶尔写上一点，兀自发现我和立伦的文字有交汇点，比如都喜欢写故乡，都喜欢写故乡的人和事，都同样患有乡愁这一无药可治的慢性病，且又都爱将乡愁反复在文字里氤氲。

可以引以为知己吗？我以为是的，至少是文字上的知己。如果文字会说话，我相信立伦的文章和我的文字独处一室，它们一定会喋喋不休，不分昼夜，如两株不同的藤蔓交织纠葛的。

有趣的是，十多年后，两株本在各地田埂上攀爬的藤子，还真的在晚风中纠缠，如同量子纠缠，偶然也必然。我和立伦相遇于派河岸，似乎没寒暄几句，就聊上了文字。文字是个“望人熟”的家伙，实在无需客套，无需躲躲闪闪，倾刻就直抵内核。

我和立伦相谈甚欢，知了立伦一路走来的不易，也知了立伦在创作园地创造的辉煌，“用文字当锄头的耕耘”，让立伦文字的藤蔓葳蕤而澎湃，潮涌般伴随着他的工作和生活。

我们在高粱初生的运河边散步，运河实际上也是初生的，但它打底子的派河是古老的。我们围绕河与高粱谈文学，围绕新生和古老说社会，不过所有的都和文字有关系，都在用汉字的横平竖直相互碰撞。我们目视高粱的一天天长成，时光如同彼此的文字包了高粱黝红的浆。

随笔

沁甜的冰棒

疏泽民

人与人之间的差别，往往始于孩提时代的选择。那是一个闷热的夏日黄昏，我沿着龙眼河边散步。走到新建的溢水堰坝处，已是人山人海。大人们忙着拍照、唱歌，孩子们则在浅水中忘情嬉戏，消暑纳凉。欢声笑语，仿佛将整片河滩煮成了一锅沸腾的海洋。

忽然，一阵稚嫩的吆喝声穿透喧闹传来。循声望去，是个八九岁的小男孩，上身一件黑背心，下身一条黑色大裤衩，脚上趿着凉拖鞋，背着一只棕黑色的保温箱，头戴耳麦，正卖力地喊着：“卖奶油雪糕喽！叔叔阿姨，爷爷奶奶，买一支解解渴吧！”这是谁家的孩子？我环顾四周，没发现有成人在旁。酷暑炎夏，小小年纪就出来卖雪糕，实在出乎我的意料。我不爱吃奶油味，便没买，转身朝前方草根歌手大赛的抖音直播现场走去。从上游返回时，已近晚上九点，河边游人渐稀。忽然，三个小小的身影迎面走来，胸前都挂着方形的棕黑色保温箱，边走边朝路人吆喝：“快来买冰棒呀，再不买，就没啦！”走近一看，领头的正是刚才那个小男孩，身边多了两位小女孩。原来男孩的冷饮已售罄，正陪着同伴继续叫卖。擦肩而过时，我听到男孩小声嘀咕：“热死了，什么时候才能卖完啊……”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我忽然有了购买的冲动，便快步追了上去。

我开始较为系统地阅读汪立伦的文字，若是阅读他敦实的人，以及他不多的言语、厚重的目光。

立伦的文字取向明白，故乡、故土、人情、风水、地气，一律元气足足，烟火味浓厚。汪立伦很少“调书袋”，都是“我手写我心”的作派，将实实在在的生活用文字进行到底，大有如今提倡的“大众写作”的气概，立伦的文字落地生根、掷地有声，毫不故作、虚假——开花就坐果，绝不开娇艳红红的谎花。

立伦的写作由故事见长，他的故事发遍了中国大大小小故事刊物，收进了许多读本，是著名的故事作家。立伦所创作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，细节丰满，文字圆润，有诗的意味，当故事读、当散文读，都满目清新。立伦的故事创作大多以古镇三河为背景，以三河厚重的文化为基础，其人其事充满了况味。三河成了立伦创作的“窠臼”，写不尽的三河，写不完的三河故事，立伦俨然成了三河故事中的一员。

立伦的散文集《岁月有痕》是另一种存在，这存在是诗性的。立伦的散文取材广泛，涉猎的领域较多，但仍以其美和思想性、哲理性别具一格。立伦的散文多有小说的腔调，不少作为小说来读也是合适的。情作为立伦散文中最重要的元素，流动是畅快的，亲情、友情、故乡情，组建了立伦散文中情之群落，是个体又是整体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筋是血脉，筋是心跳。好散文莫不如此，情趣盎然，情情相关。

立伦的游记我极喜欢，他的游历是脚的游历、眼的游历，更重要的是心的游历。许多游记“烂草无瓢”，立伦的游记有筋骨，耐咀嚼，让人身临其境，却又跳出境外，妥妥地在“三界”之内周游。立伦说他喜欢旅游，游出真味的游，才是真的一游，立伦应是的。

故事、小说、散文三足鼎立，立起了作家汪立伦的文字大厦。反复阅读，细细品味，那些藤蔓蔓蔓就在心中恣意生长，想动笔写上一二了。

写这小文时，突然不想涉及立伦文字中的具体篇目了，我曾说过他的诸多篇目是个体的，却又是整体的，有一条情之线贯通了，通得畅快。

到了高粱收割时间，沉甸甸的穗子红了，红得有意义，运河边观光的人多了，连鸟雀也成群结队来拣拾玛瑙般的高粱粒。我和立伦约定，也去拣拾高粱，亲口尝一尝高粱粒的滋味，因为我们文字，都曾像高粱样种下，经风历雨，结下了高粱穗子，还不知其是苦是涩是酸是甜呢？

拾读汪立伦，是读他文字藤条上的瓜瓜果果，瓜瓜果果很是甜美。

“冰棒还有吗？”我问其中一位小女孩。

“有的有的，”女孩边说边利落落地打开保温箱，取出一支，“两块钱。”微信扫码时，我注意到她穿着浅色短褂和长裤，衣着朴素，个头约一米四，一绺被汗水浸湿的头发紧贴在额前。“读几年级了？”我问。女孩羞涩地笑了笑：“初三毕业了。”接着指了指同伴：“他俩还在上小学。”我感到惊讶，又由衷敬佩，便鼓励道：“趁着暑假出来锻炼锻炼，真是好样的！”女孩又笑了一下，说了声“谢谢叔叔，祝您天天开心”，便转身忙着招呼一对凑过来买冷饮的母女了。

我不知道这个炎热的夏天，有多少孩子待在空调房里看电视、打游戏，又有多少被家长拽着参加这样那样的辅导班、补习班。但我知道，总有些孩子不怕苦、不怕累，主动投身火热的社会实践，早早地在这社会大熔炉中磨练自己。实践是最好的课堂，他们在其中历练，也在历练中悄然成长。这样的孩子，脚下的路往往会越走越宽。

“卖冰棒喽——”

“卖雪糕喽——又甜又解渴！”

男孩女孩的叫卖声渐渐远去。我剥去包装纸，将冰棒含进嘴里，嗯，真甜，那股被裹着的凉意，一直甜到心里。